



2026年6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 张海 版式 罗梅 校对 汪智博

# 傩戏

◎重庆市朝阳中学北校区初二18班 王皓轩

一群戴着樟木傩(nuó)面具的人。他们身前，老梨树下的篝火，蹦跳出火星，映亮了傩面具上涂了金粉的棱角。

白墙映出如鬼魅般的影子，像人们的表情般幽静、深远。木头的眸子中盈满深沉的夜，捉摸不透。

“啪！”不经意间，篝火炸出的火花击响了牛皮鼓面，击醒了沉睡千年的夜。

星辰轮换，黑影开始扭曲，以乌檐为天，以白墙为地，玄衣朱裳的巫者，踩着《九歌》的韵脚，赤足踏过火塘，将傩戏唱成天地初开的模样。

听——与心跳一样的，是沉重的鼓点；像激流一样，是冷冷的银饰；  
看——与飞虹一样，是游走的锦绸；像螭龙一样，是衣面的金纹。  
舞幡、摇铃、问鬼、娱神。戴着傩面具的他们，用舞步丈量混沌与清明的距离，用锣鼓震碎邪恶与暗夜的侵袭。摇曳的火光下，彩绘木雕的面具悄然开口：

“我为傩，一半为人，一半为难。”

“人间苦难多，见我者，百病消。”

青铜铃声清脆，声声入耳，盈满星辰的夜中，是灵魂与远古的共振，是宇宙对生命的询问。

这是傩戏，是中国非遗。

声声入耳，在院中回旋，流淌，泠泠作响！

清脆的铜铃、清脆的脚步、清脆的思绪，清脆地响，清脆地踏，清脆地飞扬……

这是傩戏，是中国非遗。

一些思绪，随晚风交织，盘旋、流转、飞溅、共振、激荡、回响……

他们是神祇？抑或鬼神？

不，他们是人，更是信念，是仰望！

是他们吻开笔墨，为傩面具染色，染尽了风花雪月，春华秋实；染尽了塞外点兵，吹角连营。

他们以傩面具为外表，以鬼神为身份，为苦闷的人带去绝境中的希望。

这是傩戏，是中国非遗！

当最后一声铜铃隐入夜色，褪色的傩面具在晨曦中垂下眼睑，所有诡谲的纹路都变成年轮，安静地缩在老梨树的伤口里。

耳畔，悠悠传来的是远古的呢喃。

“傩舞起，诸神醒，邪祟退散——”

开篇以“樟木傩面具”“老梨树”“篝火”等意象营造神秘氛围，运用视觉与听觉的多感官描写，将傩戏置于“千年之夜”被“击醒”的戏剧性时刻。“星辰轮换，黑影扭曲”赋予静态场景以动态灵魂，巫者“赤足踏过火塘，将傩戏唱成天地初开的模样”，实现了时空的压缩——古老仪式在当下被重新激活。

从狂热回归沉寂，完成仪式的闭环。“褪色的傩面具在晨曦中垂下眼睑”，魔幻退却，木纹“缩回老梨树的伤口里”——开篇的老梨树在此成为时间的容器。结尾“傩舞起，诸神醒，邪祟退散”如远古呢喃，点明傩戏的本质：并非迷信，而是困境中的精神托举，为这场狂欢注入深沉的人间关怀。

连续的“听”“看”以对偶排比铺陈感官盛宴：鼓点如心跳、银饰如激流、锦绸如飞虹、金纹如螭龙。随后笔锋转向傩面具的“拟人化”开口——“一半为人，一半为难”，这是全文最精妙的词源学想象：“傩”字被拆解为人、难(苦难)两层含义，面具道出“见我者，百病消”的治愈承诺。青铜铃声被喻为“灵魂与远古的共振”，将民间仪式升华为宇宙对话。

## 评语

这是一篇极具诗性张力的散文，以傩戏为载体，用诗性语言再现了古老仪式的魅力。文章通过“一半为人，一半为难”的精妙拆解，展现傩戏作为民间艺术的双重意蕴。修辞上大量运用排比与通感，形成语言的狂欢节奏，与傩戏的鼓点铃声同构共振。结构遵循仪式的时间逻辑，从召唤到退散，完成闭环。全文在狂热与沉静间，传递出对非遗传承者的深切敬意与人文关怀。

(指导教师：重庆市朝阳中学北校区 曾睿)

